

秋鼎唱器

遺

稿

附

印幹譜文

漱芳居拂休唱和集

翁仲碑集



善本

序

余與同年友兩三大兄。自春明久
多分手。即未由再晤。兩三宰孝
臺有廬聲。未一年而沒。余每憶
之。輒嗚咽不能已。於懷然往往
泣。人自閩中來者。詢其家世。多
云森森丘墓。有烏衣王謝風。而

秋臯世足為竅則私懷為之一憇。
越二十八年而筠樓二兄仕於蜀。
與余共事一方同舟尺素。藉以時
向寒暄而為職守所羈。或僉垣
一到彼此泣光相左依舊此參
與辰終未得促膝連床細數晨
夕也歲初秋奉

大憲檄調入閣同寓禁館內時纂
已交代者無案牘之勞而試簾期
尚早東西廡舍步屢頻過數十
年抑鬱之積悰於茲一泝乃知
世兄之謝世又已九年矣則為之
痛且駭均摺因出其遺稿相示中
間選拔策一道於樂肆元元年序

已見作家根抵。且餘律賦七篇。攜
藻揚華。都歸醞釀。使需三歲月。其
所造當未有涯涘。而胡為竟奪其
年。故余嘗怪造物主於才。不生則
已。生生之。而顧不使竟其才。或癡
而壽。或慧而歿。此中修短乘除之
故。真不可解。苟樓每為予言。輒涔

涇淚下。且云世兄病劇時。將所作詩文盡焚之。茲乃於課叢及憲友家得者。仍其原本。未加脩飾。而深以不獲多存為憾。嗟乎。文之足傳者。豈必在多哉。鄭荔鄉先生跋空明閣詩傳云。白樂天詩集七十卷。而傳劉脊震僅十四首。而亦傳今。

世兄之稿。而不敢遽阿擬前人。而
重其仙才逸格。豈非所謂慧業文
人。應歸天上者耶。彩雲易散。宿
草難芟。掩卷太息。益不勝紀羣
之感也。已。里為序。乾隆甲寅秋。
年眷世弟文安紀曾謹題。

秋臯遺稿序

蘭姪字心榦。別號秋臯。為先伯兄兩三冢嗣。五歲時。余為親授句。讀即通曉聲韻學。年十九遊泮。冠其軍。旋食郡博士餼。二十三膺選拔。越明年。

朝考不上。充入四庫館謄錄。告假歸。未幾而即得病。以乾隆戊申年七月十五日卒於家。時年三十有七。姪自蒙學至成名。俱於余乎。從遊官舍。講經衡廬。問字共鄉語。不如與阿戎談。見者未嘗不首屈一指也。而又與余曾同在先伯兄署內。艱虞疾苦。悉所親嘗。故於其死生之際。尤難忘情。姪於己亥歲出都。頗形憂鬱。而復以

性廣交遊。擊鉢攜觴。殆無虛日。精神時不檢攝。遂以及於病。初病得瘻癰症。後更成眼疾。卒不起。膏火自煎。或者有翼生之歎。然而毅豹同歸。彭殤各賦。又豈盡職是之故也耶。姪丰神韶秀。性聰穎。作詩多雋語。尤善於書記。戊戌春都中在家。覃溪大人齊頭。同觀宋雕蘓詩真本。時覃溪並屬余跋族譜。後余素拙作字。命姪書。用京水筆。姪一揮立就。覃溪顧而喜曰。用京水筆而書法秀勁如此。予有是姪歸班。可無憾也。每有題咏。亦輒蒙許可。以遠大相期。訃聞時與阿雨齋姪遊泮師吉渭崖姪選拔師諸大人共惋惜者。久之。姪病後。所作稿俱隨手焚去。茲即余之所偶存者。或係改定。

或係原本訂為一帙。已酉奉檄入蜀。以道遠行李艱於裝運。復由都繞道還吳門。向所帶書盡航海歸。獨此數篇及書。余咏自來雨詩一幅。從旅篋得之。不忍釋手。攜以偕行。每時為披閱。便如侍側。然而王叔真癡。謝郎獨慧。與破浪以乘風。竟推芝而埋玉。王漁洋先生詩云。骨肉皆黃土。知交半白頭。誰誦斯言。回首竹林。夫豈但山陽聞遠痛也哉。時乾隆庚戌十月下澣。叔霆霖書於南溪官署。

附咏自來雨詩一首

澆花器狀似酒壺。密蓋。蓋上多穿細眼。中旁有孔。通水入持柄倒傾之。則水洒如雨。故名。

癖性宜邱園。舊家在城郭。近復結蜗廬。一弓地。不拓胡為愛樓。

筠樓

遲種樹欣有托仄徑交竹桐隙地藝花藥灌漑湏及時得養方
綽約主人玉川儔長鬚伴赤脚汲漁與攜筒前後每推却所以
陰晴天往往自浣滌獨笑施未勻沾洒隨手泊或者及連畦或
且惟一勺安能任淺深多寡免偏着誰與創造傳人巧天工錯

中膊

音旋

出陶人縮頸底微廓透頂逗玲瓏混沌不全鑿有如褪

蓮蓬細眼通莖蒻又如針孔穿抽縷堪分絡積水逆使流觸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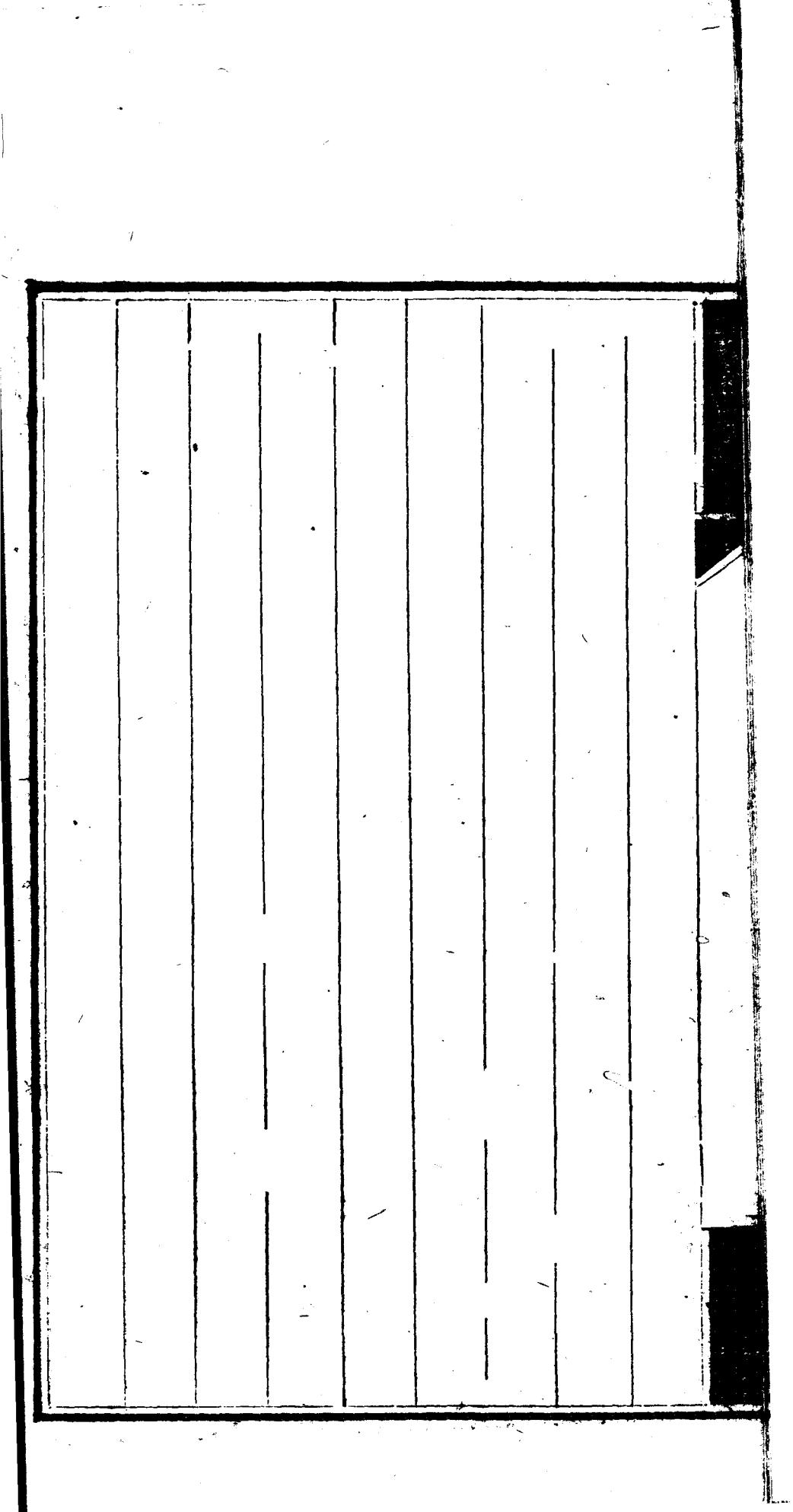
氣磅礴咳唾訝九天霏霏而漠漠錫以自來名真稱時雨若我

自榕城回提挈付歸橐兒童望解裝爭把長物索始焉見而疑

繼直加以謔謂此肖膽瓶挿花成膈膜柳欲提為壺何處可斟

酌雖免罟罿嗟空負搏埴作藏器果何為得毋資嘵喙我前與
之語汝言莫莫莫成器利民用遇物宜領略見大於小中天地
本索籥陰陽調羣和大澤遍巖壑造化不言功一元總包慕顧
或稍失時點滴同醴酪障霧懸金鈴相風聽玉鐸非不極護持
終爾困熏灼中既無本乾外復有方鑠不得此涵濡何以沃根
萼力少固功多守約還施博小道誠可觀大言亦非祚寧同五
石尊無用喧瓠落兒童聞我言拍手頻雀躍試之果如斯不敢
漫揮霍短屐及長鍤齊向花間閣說文置也願息桔槔機並傲挹甕

樂



倚書床賦

以刻書傳世藏版遂多
為韻丙申榕城課藝

翁蘭心榦

將欲訪古蹟於崑崙。寄遙情於翰墨。考玉版而冊籍消磨。問丹經則風霜剥蝕。借書披閱。只供一室之揣摩。抄本留貽。莫共後人而銘刻。然而載籍流傳。歷千百年。而於今爲極者。雕本詳明。誰之力也。原夫小史失掌。邦彥知書。稽三墳於太古。析五典於皇初。文分亥豕。字辨魯魚。匪書窟而恒滿。似書厨之可居。鑄史鎔經。已盡通夫秘府。諳音辨律。寧或待於象胥。念易散之簡編。難誇武庫。思不磨之事業。獨闢經畲。欲以垂千秋之考証。非徒括一代之緒餘。則見詳校訂。事雕鐫。有典有則。斯愛斯傳。刻就圖經。無事書諸竹簡。

印成卷帙。何須截出蒲編。豈登虞臣之堂。半榻琴書塵埃不掃。恍對蘓家之室。一窓燈火。風雨堪眠。梨棗計行。可信文章之壽。桃花刷紙。頻分筆墨之緣。且夫煨燼者無徵。搜求者不替。田敏掌校正五經之權。李鍔倣摹刻九經之製。易石經以木版。寄懷西蜀之區。雕廢像與遺經。屈指開皇之世。字書有本。鬻來曾說柳玭。文選新鏤。借時猶思昭裔。要皆拾撮舊篇。創開新制。紹先正之典型。為後來之體例。而不僅以飽學秘其精傳。高才忘其遠計也。然而雕鏤雖出顯晦。何常軸貯琳瑯。多少周官掌故。聲聞絲竹。凋殘孔壁餘藏。人幸遇夫衛宏。西州之一經未絕。官非詢夫安世。河東之三箇。

誰詳。蓋書以搜羅而不盡。功以刊布而愈揚。創手法於削梨。自是長分甲乙。補化工於編柳。何止粗定鉛黃。維周子之匠心。爲人間而雕版。布新編於海內。好揅牙籤。對舊本於河間。無虞斷簡。詞華畢具。未經朽蠹之穿。字法無差。依舊秋蛇之綰。倘或家貧難借。亦便速售。若教歲久微漫。何妨重刻。作聖經之羽翼。位置則上客。攸分衍子史之川流。聲價豈一時可限。迄今考遺文。辨疑義。有美必彰。無奇弗偹。書萬卷而不刊。澤千年而遠。被劉幾藏。聚競說墨莊。許愁淹通。羣稱經笥。竟佳話之相沿。何徵功之得遂。以視刊遍芸編。傳來金匱。入洛陽之市。人便披尋。異鄰侯之家。架看堆積。不但

羨家世之青箱。並足標詞林之赤幟。古人云：倚書床，豈不類哉？是知經書共賴。名號難磨。俎豆久同於金石。衣冠豈渺若山河。溯當年之剖劂。慰獨坐而寤歌。正使宗武鮮攤。都堪持贈。轉笑魏叔盡脫。亦托吟哦。蓋直為賢愚所倚賴。而窮今古以包羅。彼書簏而徒稱淹貫者。又安足鬪靡而誇多。

淹博無鎔鑄功才多適足為患囊括典實運以偉詞瀉文氣於賦心筆陣橫掃千人軍筠樓

此係丙申年在奇卓崖觀察署內時四庫館新開適閱朱竹垞先生經義攷見是題頗僻拈命秋臯作作成喜其元元本本劇